

杂志人：因狂热而偏执的工作狂

信息时报：你以前也玩过独立音乐，做过广告文案，甚至独立观影社团，为什么一直对“独立”这么执着？什么让你决定做一个杂志人？你觉得杂志人是一种什么生物？

艾米：我好像并没有特地要去“独立”。可能就是因为我常常不满足于现状，总想要去做点事去改变，所以一不小心就“独立”了。从一生来看，做杂志人可能是命，有这样的机会就去做了，越做越开心，觉得终于找到了一个自己乐此不疲的事，不会抱怨周末要加班，而是有工作狂倾向地去投入做一件事。终于知道，原来我也能“工作狂”。杂志人是努力在deadline之前要去把杂志完美的人，但完美几乎不可能，所以每次做完一本即使充满了一些成就感，但一点点的遗憾也总是存在的。真正职业的杂志人的特征，有几点不可缺乏的就是：对工作的狂热导致偏执，并且不断地追求完美，和自己比赛。

信息时报：你觉得独立杂志和传统杂志各自独特的点在哪？你更喜欢去做的是独立杂志还是传统的杂志？说一下具体的原因。

艾米：传统杂志更传统，独立杂志更独立。当然独立我觉得不应该仅是形式上的，而是思想上的独立与创新。我两样都喜欢，做传统杂志可以养活我，更重要的是去学习做独立杂志需要的经验，做编辑的经验，经营杂志的经验，这样能在机会到来之时，更好地去做所谓的“独立杂志”。

《TOO》和《After 17》我想做有意义的杂志

信息时报：能说说你们当时是怎么想着用“17”作为一个年龄对杂志定位的么？喜欢陈绮贞么？说说你17岁的趣事吧？

艾米：我们的年龄定位并非17岁，因为做after17杂志时，我们都23岁了吧。只是用了陈绮贞这首当时带给我们很多力量的歌名。说的是17岁之后，而非17岁。我17岁时大约正在狂听很多打口磁带，去认识的乐队的排练室看他们排练，和他们一起吃一两块钱的米粉，还做了个当地颇有名气的音乐网站，和大家在上面唇枪舌剑。后来发现，原来我可以写乐评。

信息时报：独立杂志《slate》虽然被卖给了华盛顿邮报，但其独立性并没有受到影响。你认为《After17》被收购后失去独立性了吗？好像也因为这个，停止了《After17》的制作？

艾米：在此期间，我没有参与杂志的制作，所以我无法下定论。我认为，在现阶段，《After17》的内容还是保持一个私人状态更为合适。但在同时，我们可以做其外圈的东西，它是个商品时，商业化是无可避免的。如果卖得好能给作者稿费，何乐不为？下半年，我们会有新动作。

信息时报：不过豆瓣小组里好像又宣布要开始重新做一本新的杂志？能否探讨下新的杂志和旧杂志的区别以及这本杂志的定位和最新的状况。

艾米：《Herecomes18》是《After17》的重生。和旧的杂志最大的区别是，不论是编辑还是读者大家都已长大。我们希望在新的杂志里，不仅仅关注自我关注小我，也希望能关注社会，关注我们周围真正有意义的事。我们玩腻了私摄影，小清新，小台湾情调，想玩点别的了。我们希望新的《herecomes18》是一个女性创作的平台，它可以是本书、可以是电子杂志、可以是一个展览……或很多更好玩的东西。最近，我们在商量一些新的计划，希望我们能挤时间来完成它。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多关注我们的网站及博客。

信息时报：与Madi在事业上分开以后还有生活上的联系吗？电子杂志好像都不怎么盈利，之前的制作全部凭靠爱和热情么？

艾米：我们在北京住得很近，常常一起喝咖啡聊herecomes18的发展后续，并且分享女孩子的心情，大家在工作上和生活上一起成长，并且我们的确感觉到了。之前做的电子杂志，的确就是靠爱和热情来做的。我们现在愁的是如何挤出工作外的时间来做herecomes18，并且我们在挑战自己，希望以新的手法来做杂志。这挺难的，但我们在尝试。

信息时报：你怎么看待电子杂志与纸质杂志的？好像相比电子杂志，更衷情于纸制的，后来又和223一起做了《TOO》，制作《TOO》的契机是什么？

艾米：电子杂志和纸质杂志最明显的区别就是成本低。现在燃油上涨，纸也贵了，运输费也贵了。再加上大家都在呼吁环保，怎样在有限的纸上做最理想的内容，不容易。而电子杂志则是随心所欲，反正纸张不用钱，发行也不用什么钱，所以现在有非常多的电子杂志出现。而《herecomes18》则希望，我们严谨地以制作纸质杂志的要求来制作电子杂志，尽量做到精简，而不是好几百页地让你翻着觉得：“怎么还没完”。制作《TOO》第一期的契机是前份工作《NEWAY华夏》杂志宣告结业前，我们希望做些更视觉化的时尚杂志，正好我和223存了几万块钱，就做了。现在看来，这更像是壮举。我一直希望能学习到，怎样用有钱人的钱来玩杂志，玩到他也满意，我也满意。

信息时报：做《TOO》的时候和成员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么？有没有发生摩擦的时候？如何解决合作上的困扰？

艾米：基本上想不出太有趣的事。因为做《TOO》的经济压力在部分程度上阻止了我思想上的自由发挥。随着时间推移，我的困惑也在变化。最早困惑的是怎样做有趣的杂志，现在困惑的是到底我想做什么样的杂志，我能做怎样的杂志……现在我明白了，我想做有意义的杂志。当然，我的一些关注点总是在变的，这样的变化我自己都觉得很惊讶。

旅途偶尔也会 lonely

信息时报：听说你有恋物癖？怎样协调繁重的工作与休闲时间？休假会去做些什么？

艾米：我并没有恋物癖。我和所有25岁的人一样，热爱电影、音乐、看书、买杂志、看有意思的展览、垂涎有意思的服装品牌，总想着去旅行。我的工作和我生活基本融一块了，周一可能睡到中午起来，但周日下午可能要和人做采访。幸好，聊的都是有意思的东西。休假的话，当然想出去旅行，玩疯了再回来。但我真正去玩的时候，又觉得很lonely(孤独)。

信息时报：博客名字叫做“爱米的失败与伟大”，你觉得自己的失败在哪，伟大在哪？

艾米：我觉得这个答案，等到我七老八十的时候再解答比较合适。

《TOO》

一本独立制作和出版的杂志书，立足国际化视野的时尚，流行文化，创作和生活方式。它是多变的，不定的，反陈腐和老套的，摒弃低级商业趣味的杂志。中英双语。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一些国外城市独立发行。



《TOO》杂志



《After17》杂志

《After 17》

旨在从女性的视角表达女性，呈现生活状态，关注女性生活。2005年6月创刊，共发行11期杂志，集合两岸三地及国外女摄影师、插画师、设计师、音乐人、生活家，以全女性制作班底，合力推广女性创作，推广自然健康的生活态度。2008年3月，以《here comes 18》之名重新出发，不玩自恋不玩小忧伤，力图突破小我，更关注我们的社会与生活。

(上接 A25 版)

爱米：

我一直希望能学习到，怎样用有钱人的钱来玩杂志，玩到他也满意，我也满意。

艾米：现居广州，杂志人。18岁玩独立音乐band，19岁做广告文案，20岁做独立观影社团，22岁做女性创作网络杂志《after17》，24岁做独立时尚杂志《TOO》。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TOO》杂志内页